

王士性
与徐霞客吴世渊
文

到寺庙和旅店，附近又没什么朋友，只能敲敲老乡家门，问能不能借宿一晚。有的地方偏僻荒凉，或治安不好，老百姓不会轻易接受陌生人的入宿，徐霞客就经常被拒之门外。即便能住，条件也很差，没有床铺，或睡在牛棚、猪圈里。有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只能露宿野外，崇祯十年（1637）春天，他在湖南三分岭时，就露天席地而睡，既没有饭吃，还遭雨淋。

王士性旅行较为安逸，几乎没遇到过危及人身安全的事。旅途中，他会关心国家社稷与民间疾苦。在苏州、松江时，他认为当地赋税过重，“东南民力良可悯也”；在山东时，他注意到登莱与朝鲜之间的边防存在问题，应当“我师屯平壤，则正蔽登莱，烽燧无能相及也”。这是一个典型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形象。

徐霞客旅行三十余年，可谓经历了九死一生，经常断粮不说，还会遇到强盗打劫。崇祯十年（1637）二月，他在湘江上遭遇贼寇，慌乱之中，抛弃行李，跳入水中逃走。劫后余生的他，用束发的银耳挖换了套干净衣服，再徒步去衡阳城，找好友金祥甫借钱。谁料好友也囊中羞涩，徐霞客只能暂住在他家。直到二十多天后，好友凑来二十两银子，徐霞客这才得以继续自己的旅行。

正所谓“野雀无粮天地宽”，徐霞客的“布衣游”虽艰苦，但也很少受限制，能自由安排时间和路线。他常常深入野外山区进行考察，亲近大自然，观察山脉、河流、洞穴、植被、动物等。他花了四年时间游历西南，广泛考察了各类熔岩地貌，并记录下来。在自然地理方面，徐霞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，成为世界上对地质地貌进行科学考察的先驱。

王士性的“宦游”，让他积累了各地村镇聚落、交通运输、民俗民风等知识。经过长期地归纳整理、分析比较，他对人文地理方面有着深刻的论述。王士性晚年的著作《广游志》和《广志绎》，称得上中国古代人文地理学的集大成者。

简而言之，徐霞客是“探山水个究竟”的自然地理学家，王士性是“理天下个头绪”的人文地理学家。

在学术成就上，二人各有千秋。可对后世影响方面，徐霞客历来备受推崇，王士性其人其书却鲜有人知。清代的《四库全书》将王士性的十二卷著作列入史部地理类存目，而将《徐霞客游记》全部收入，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

对此，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有过这样的表述：“本来在明末清初百年之内，王士性其人，《广志绎》其书是很受人重视的……但此后三百年竟然再没有人提起。这是由于乾嘉考据学兴起后，讲地理的专讲建置沿革，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偏见。五四以后地理学界又流行重自然轻人文的风气，所以徐霞客受到丁文江以来广大地理学者的尊崇，却谁也不知道有王士性《广志绎》其人其书。”

学界尚且如此，更别说普通大众的态度。《徐霞客游记》记录每日见闻，有一定的故事性，通俗易懂。王士性的著作注重地理现象的归纳、分析，有较强的理论性，自然曲高和寡。徐霞客不求名利，把毕生精力用于探险、考察，过程中，忍受了诸多痛苦与折磨，也享受了无限壮丽的风景，如此举世罕见的经历，难怪会受人追捧。而王士性的宦游，在中国古代很常见，缺乏独特性，再说了，王士性是官员，有几个人能在旅途中，享受到这般待遇呢？从这点上来说，古人扬徐抑王，属于情理之中了。

好在，历史终究没有埋没王士性。他的人文地理学思想，在四百年后的今天，愈发受人关注。相信终有一日，王士性会像徐霞客一样，始整衣乘舆而归。

徐霞客的条件则要艰苦许多，四处旅行考察，主要靠双腿。有学者统计了《徐霞客游记》中的行程，他共行25595里（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字），其中步行16679里，占64%；乘船行7205里，占27%；骑马1255里，占5%；坐马车（轿子）行956里，占4%——乘船、骑马、坐马车（轿子）加起来才36%，而这恰恰是王士性的主要交通工具。

王士性出门在外，吃住大多在驿站和官署。驿站有米供应，官署有酒有肉，作为朝廷命官，他能享受官方提供的一系列待遇。到名山游览时，他一般住在寺观里，并受到僧道们的热情款待。如在青柯坪，有“诸羽士具饔饩鼓出迎”；游嵩山时，方丈给他安排了房间。

徐霞客主要投宿于寺庙、旅店、舟船、民家、朋友家等，其中寺庙和旅店占一半以上。如果找不到



世渊说史

| 植有一株

台州的樟树

余喜华 文/摄

当你一踏入台州这座城市，迎面而来的满眼绿色中，必有樟树与桂花树。曲枝横斜、拔天倚地者，必是樟树；树冠如伞，娇小挺拔者，则是桂花树。

樟树与桂花树像一对孪生兄弟，在台州公园、小区、人行道等地，无处不在，随处可见。樟树是台州的市树。相比较而言，樟树的数量比桂花树多得多，因为桂花树主要靠人工培育，樟树则多靠自然繁殖。秋冬季，成熟的樟树籽掉到哪，来年春天，小樟树苗就可能长到哪。况且，樟树籽还是许多鸟儿的零食，树籽外皮被鸟的消化液腐蚀后，又随鸟粪随处飘落，掉入泥土后更容易发芽。

樟树为樟科樟属常绿大乔木，枝叶及木材均有樟脑香味，故又名香樟。樟树四月底五月初开花，花绿白或带有黄色，有淡淡的清香。每当行道上的樟树花开时，从树下走过，微风吹来，一股香气扑鼻而来，沁人心脾，可以为之陶醉。

樟树在台州这块土地上，如鱼得水，生长迅速，二三十年光景，就能长成参天大树，十几米的树高不在话下。再加上樟树自带樟脑芳香油，防虫防蛀，盛年期的樟树很少有病虫害侵蚀。

虽然樟树生长快，树形也高大，但其枝干曲里拐弯，主干笔直的很少，不像松柏那样主干挺拔直立。但由于樟树自带樟脑芳香，具有拒腐防蛀的特质，其木材成为制造箱壳的上好材料。旧时台州人嫁因，一担担嫁妆中，必定有几只樟木箱陪嫁。因而有因的人家，随着女儿呱呱坠地，就忙不迭在房边屋后，种下几棵香樟树，树与人共成长，女儿成年，樟树成材，相得益彰。

小时候，我家老屋西边河岸上，也有一棵樟树，自然生长的，到我们谈婚论嫁时，已经不再流行自制家具，不再需要制作樟木箱，那棵樟树锯掉后可能被卖掉了。因为树根还在，后来树根处又抽出新枝，小樟树

| 家事乡风

陈连清 文

捻河泥是旧时江南水网地带的一种农活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后，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而逐渐消失，但作为农耕文化的意象和精神象征仍然活在人们心中。

我的老家在温黄平原南端的温岭市莞渭陈村，这里河流密布，“风吹稻花香两岸”。这里人多地少，人们为了多打粮食，在人均四五分的田里绞尽脑汁，于是有了捻河泥这种重要的积肥方式。村部边上有座小桥，我常常立于桥头，看大江小河捻河泥船漂泊于水面，宛若一幅清丽而婉转的水彩画；长长的竹竿伸出地面，似五线谱的音符跳跃着丰收的乐章。

河泥，就是河底淤积的污泥；捻河泥，就是农人用特制的农具，将河底的淤泥挖上来，用以肥田。老家早年的河汉，水草的败枝残叶，鱼虾落下的残骸和粪便，农妇在埠头淘米的水和洗菜的黄叶都沉淀到河底，酿成了厚厚的黝黑发亮的污泥。那些年，河底是“脏”的，可每年的捻河泥又把大河小汉都打扫干净。“双夏”时我们在田里干活，喉咙冒烟，就一骨碌滚进河里，掏起一杯，“咕咚咕咚”地饮起快乐和舒坦。

“人靠桂圆荔枝，田靠河泥草子”，草子就是苜蓿和紫云英，它和河泥都是壅田的上乘肥料，这是农人的共识。早在明嘉靖年间，《平阳县志》中就记载：春夏之交，先种早稻秧苗，疏其行列，俟数日后插晚稻，日继晚。决句而耘，旱则水车引水而灌之，

黄晓慧 文

温岭（旧称太平县）历史上有不少才女，如南宋戴复古妻、元代盛贞一、清代的屈蕴藻、屈惠蕙、李蕉云、叶元泰妻何氏等。其中何氏叫什么名字，其集子《矢志集》中压根就没有提到。

最近，笔者翻阅城北街道后陈村村民所藏《鸛屿东陈陈氏宗谱》时，无意中发，叶元泰妻何氏，原来名字叫素兰，原本应是姓陈的。

是老樟树的生命延续，展现出樟树坚韧的品格和无限的生命力。又过了一二十年，小樟树又长成了大树。大约十多年前，因造国道高架桥所需，小河被填平，我家这棵樟树终于被连根砍掉了。

都说树大招风。台州地处浙东南沿海台风带，夏秋季，台风经常光顾。虽说台州的“台”，是天台山的“台”，不是台风的“台”，但你若把台州说成台风之州，估计大多数台州人也无意意见。那么，高大的樟树招风吗？当然招风。在台风的疯狂蹂躏下，樟树会被吹折会倒掉吗？我可以负责地回答，吹折枝条的不少，倒掉的很少。民谣有云：树有多高，根有多深。原地生长的樟树，不管高矮，都不怕台风狂吹，因为它们早已深深扎根地下。至于某些枝叶被吹折，实在是枝繁叶茂之故，舍枝保本，充满生存的智慧。

樟树这种不怕狂风吹，折而不倒的禀性，恰如台州人的精神。台州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海，交通闭塞，物产贫乏，古为贬谪之地。又因地处偏僻，远离战争，亦为逃荒之所。贫瘠的土地，恶劣的生存环境，造就了台州人吃苦耐劳、刚强不屈的品格。古时外地移民到台州，大多经历过流离之苦，性格坚韧，能够迅速融入当地，扎根台州。台州人，就在这种南来北往的移民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交融中，形成了宁折不弯的“台州式硬气”的人文精神。于是，与台州人禀性相同且相通的樟树，就成了台州人的精神寄托。

樟树是幸运树，它守护着一个村庄或一个家族安居乐业、福运绵长。旧时在台州，不仅嫁因人家要栽种樟树，每个村庄的中心地带，也都有一棵大樟树，它就是村庄的灵魂，是村庄的神树。因为这棵大樟树，往往是这个村庄的首迁之人或者某个姓氏的始迁祖亲手种下的，此后历代人的精心呵护。这样的大樟树，往往树围需几人合抱，树冠遮盖面积大，成为村人遮风挡雨、夏日纳凉的好地方。

小时候笔者老家村口，也有一棵



樟树是台州的市树

需要几人合抱的大樟树，只是不知何时故枯死了，留下一截中空的主干，它成为我们这些顽童爬上爬下、钻进钻出的游乐场。后来村庄改造时，这截枯樟树被锯掉了。而在姑妈家路桥区双庙村，有两棵并排的樟树，被称为“夫妻树”，树龄已经超过九百年，仍然枝繁叶茂，华盖亭亭。在黄岩区屿头乡沙滩村，有一座八百多年历史的古建筑——太尉殿，殿前有三棵与太尉殿同龄的大樟树，最大的那棵，我估计也需要四五个成年人合抱才抱得过来。在椒江区东西村的陈氏宗祠内，也有一棵五百多年的古樟树。我想，在台州被纳入古树名木保护目录的，古樟树大概占居首位。

遍地樟树的台州，自然有许多与樟树相关的地名。老家邻村叫樟畚，黄岩城西有大树下村，曾经的大树是

樟树，那里现在紧邻百年名校黄岩中学。在黄岩区的沙埠镇和三门县珠岙镇，都有叫樟树下的村名。当然，以樟树命名，最有名的地名不在台州，而在江西，那就是江西省樟树市。

有意思的是樟树的“樟”字，树木的“木”+文章的“章”，盖因樟树木材上有许多纵向龟裂纹路，理解为大有文章可作，彰显造字者的智慧。不仅如此，樟树还承载着文明烙印、历史记忆、家族传承、植物遗传密码等诸多元素，更是蕴藏着厚重文化积淀、人文品格、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精神符号。

樟树，在台州人心中如此神圣，如此受台州人钟爱，如此与台州人生活紧密相连，怎能不成为台州人的乡恋呢！有樟树的地方，就是台州人家的方向，有樟树的地方，就是台州人灵魂安放的地方。

捻河泥

及秋而获早稻，乃以竹畚河泥壅之，又时粪之，乃冬而获，名曰双收。这是说早年种植间作稻，以河泥壅晚稻。后来改种连作稻，一年四季都可以捻河泥。

捻河泥要用一艘小船，小船分为三舱，前后舱较短，中舱肚大。在中舱中间上方横放一块宽且厚的木板，木板每端可站立一个人。捻泥人立于其上，手执“撬筢”。“撬筢”由两部分组成，上面是长六七米的竹竿，竹竿的末端安一个“畚斗”状的“筢箕”；“筢箕”口长0.8米左右，与竹竿连接，尾部一根绳索吊在竹竿的下端；绳索放开时，“筢箕”与竹竿垂直，收紧时与竹竿贴在一起，是一个活络的结构。站在中舱木板一端的，操起“撬筢”，收紧绳索，紧握竹竿，顺着船舷向后倾斜着伸向河底；手握竹竿慢慢用力向后推，插入淤泥中的“筢箕”向前推动，泥入“筢箕”；再左右手轮回着往上提起，到了水面，一手扶竿一手拉绳索，鼓足丹田之气，将泥倒入船舱。往上拉的同时，立于另一端的人，迅速将“撬筢”伸入河中，进行同样的操作。这样，一上一下，你来我往，直至河泥装满船舱。这只是完成了一半，还有河泥。这是将处于船舱中的泥，岸到较高的河坎的田里。两人用木制的长柄如拉板车的勺子，你一下我一下，轮番向上斗。待全部岸上田壅，这船的捻泥任务就完成了。一般半天只能捻上两船，至多也就三船。

1973年笔者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，中间约有一年多时间在家参加农业劳动，就在这段时间学会了捻河泥。

才女原来叫素兰

宗谱中发现《矢志集》作者佚诗一首

台州学院陈爱平据太平志澄园珍藏本（宣统三年木活字本）《矢志集》整理的《何氏集》，已收入《温岭丛书》第三辑第4册中的《何氏集》中。《矢志集》由温岭（太平）善榜桥下人陈乃梅校刊。此集最早版本刊印于清嘉庆年间，由进士黄潜平评。同治年间叶氏家族曾翻刻。《矢志集》中，何氏所存诗仅25首，末还有一篇纪念他亡子的儿子阿桂的文章。

笔者发现，《鸛屿东陈陈氏宗谱》收录了何氏的三首诗，其中下面两首

《何氏集》中已收。《哭夫》：频将锦袖拭啼痕，无计寻香使返魂。敲破玉钗肠欲断，月明帘落又黄昏。《春日望夫山》：为望夫君化碧山，杜鹃花缀泪痕斑。沾襟不尽千行泪，海上征夫何日还。《“痕”字，《何氏集》中作“成”。）

而另一首《茉莉》，则是《何氏集》中未见的，是一首珍贵的佚诗。《茉莉》诗如下：轻风拂暮夕阳斜，别有幽香透碧纱。妾闻晚妆销歇久，回宫空放一庭花。《鸛屿东陈陈氏宗谱》上作者落款为：风溪女，归叶氏。

闰秀素兰稿。

陈风溪是谁？笔者查了清《嘉庆太平县志》卷之十中发现，上面这样记载：

何杞昆，字铭石，号风溪，县城人。乾隆壬寅贡。后复姓陈。

根据以上材料，可知陈风溪即何风溪，何杞昆本名陈杞昆，叶元泰妻何氏，就是何（陈）杞昆之女，故《鸛屿东陈陈氏宗谱》将何（陈）素兰的诗收入谱中。不经意间，解了何（陈）氏本名之谜。

闰秀素兰稿。